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

马丛龙
回忆录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	---	---	------

卷 內 目 录

[illegible]

抗战回忆录

—— 马丛龙

抗战回忆录

第一页

我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河北省任丘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全家老少十八口人，兄弟四人，人多地少，只有薄盐碱地数亩。租种地主家三十来亩好地。欠下了地主八百元大洋的债务。每年除交纳租税外，还得格外交三百元大洋之利贷的利钱。这样余下的口粮只够能维持三个月。全家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干着牛马活。~~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非人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日寇长趋直入，迅速占领华北。由于鬼子兵力分散，日寇基本盘据在县城和交通线上。这时，八路军主力则大踏步挺进华北，深入敌后，深

入农村，打击敌人，并在广大农村
 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
 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三十七年秋
 吕正操率领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
 进入冀中，成立人民自卫军，摧毁
 了各县伪组织，与八路军总P派出
 的干P和地方党组织合力领导群众
 ，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成立了
 八路军为三纵队，创立了冀中平原
 抗日根据地。我记得当时任五委
 书记是安玉林（陕北老红军），区委书
 记刘国升（后叛变），地区农会主任潘
 永顺（42年扫荡中被捕光荣就义）到我
 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实行合理
 负担，统一累进税，取消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立
抗日救国的道理，建立人民武装。

在地区农会主任潘永顺引导下我和
我四弟在我村头一批参加了革命。

我们在上级正确领导下执行依
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
装群众的人民战争路线，号召动员
各阶层人士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有人出人，有物出物，组织农民武
装，建立了我区第一支民兵小队。

我们带领民兵，发动群众，破坏交
通，坚壁清野，打击伪军。

每逢夏天，正是我们大显身手
的好时机。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成了
我们能打能守的天然屏障。

我们出没于青纱账，拦劫日寇
运轨车辆，破坏交通，切断电线，
围歼小股敌伪兵员，袭扰来保护公
路的鬼子小队。多次遭到我伏击的
敌伪架起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对我
们驻守的青纱账盲目狂轰乱炸，扫
射。然后鬼子，汉奸端起了上了刺刀
的步枪排成一排冲进青纱账，鬼子
，伪军边搜索边狂呼乱叫：“土八路
，快出来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
鬼子，汉奸进了青纱账好象进了迷
魂阵。而我们在里边神出鬼没，来
去自由，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鬼子每次扫荡都是损兵折将，空手
而归。

我们这支县大队非常活跃，打得鬼子，~~吓~~汉奸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它们对我们马家兄弟恨之入骨，到处抓我们，找不到我们的下落。于是贴出布告：悬赏伪币三千元捉拿我和四弟。一次鬼子和伪军把村子包围起来，把群众统统赶到村公所前面，当时我没在村中，鬼子恼羞成怒，威逼群众将我父用灵出来。鬼子将村民潘连庆拉出来，让他指出我的父母，潘连庆不愿出卖灵魂，于是指着汉奸马志铁的老婆说是我母亲，鬼子上去把马志铁老婆拉出来，毒打了一顿，欲带回县城。后来发现上当将潘连庆杀

害，把我父亲抓走关在县大狱，敌人千方百计，威逼利诱，让我父亲动员我们投敌，交待我们去向，并许我们高官厚禄。但是我父亲不为所动，宁死不说出我的去向，他毫无畏惧，敌人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打得我父亲遍体鳞伤。后来村公所相收百元大洋把我父亲赎回家，因老人家伤势过重，回家不久就含恨去世了。

四一年五月我四弟同区里两个同志带领^{几个}民兵，发动各村群众破坏交通公路时，被敌人查觉，敌人派出大批人马将他们包围。四弟和民兵们冲杀出一条血路，掩护大批群

众撤退，群众大P安全撤离了，可是四弟和区里两个干P，几十个匪被团之围住，十来个民兵英勇牺牲了，区里那两个干P和几个民兵贪生叛死，变节投降，但我四弟宁死不屈，他手中仅有一支驳壳枪，几十粒子弹，几颗手榴弹，他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了周旋，接连打死几个敌人，最后弹尽寡不敌众而被敌人捉去，敌人提到他后，千方百计逼迫他投降，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百般利诱，他不为所动，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他誓死不屈，没有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在敌人刺刀面前，他毫不畏惧，大声历

战日寇侵略中国滔天罪行，痛骂汉

奸引狼入室，卖国求荣无耻行径，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

产党万岁！残酷的日本鬼子当即用

刺刀杀害了他，当时他只有二十岁

。解放后他的坟墓被迁移到任五烈

士陵园中。

四弟牺牲后，我闻讯和潘永顺

回区里参加追悼大会。白天我们是

不敢走大路的，我们拣了一条在青

纱帐中的小路走，在路的拐弯处我

们发现有俩个农民装束的人正在弯

腰割草，当我们走近了他们时，其

中一人抬起了枪朝我们俩打晃着并

问：“喂！老孙到哪里去？”我发现他

面生不是附近村里人，就警惕了起来，这个人见我沉默不语倒好象并不再手，他从腰间拿出了烟斗和荷包，装上了一斗烟点着了火，吧哒吧哒地抽了起来，接着把荷包递给了我，我说：“歇一会吧，请抽烟。”此时另一个人也行止了割草凑了过来，我用眼角一瞥，发现他腰间鼓囊囊的，我心想一定是敌人便衣，我和潘互相递了个眼色，然后我对那个递烟的人说：“天不早了，我们得赶路。”说着我们就做欲走状，这两个家伙见我们要走，凶相毕露，大喊一声：“站住！”接着把怀一敞就要掏枪，我立刻以速因雷不及掩耳

之势朝一个家伙扑去，潘永顺也以同样速度向另一家伙扑去。我猛抓住那家伙的手腕，猛得把他摔倒在地，缴了他的枪，他大喊起来：“救命啊！有人路！”紧接着不远处青纱账传来了哗啦哗啦许多人踏倒庄稼的声音，看来我们已被包围，我将恶痛绝地举起枪朝这个家伙头了连开数枪，此时另一家伙和潘永顺抱成一团，在地上厮打着，我冲上前去用枪柄朝那个坏蛋头了猛击去，顿时把他击昏过去，也缴了他的枪，随后我们迅速跑进另一边的青纱账里，我们前脚进去大队的汉奸伪军就追了过来，他们架起轻重机枪疯狂

向我们跑的方向扫射，子弹象雨点似地追踩着我们，正当我们拼命跑着的时候，忽听潘永顺同志“哎哟”一声，一股鲜血从他左袖筒里流出，他胳膊中弹，我立刻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帮他扎住伤口，接着要扶着他跑，他推开我说：“不要紧，我自己能跑。”我们边跑边不时改变方向，跑出几里地更在跑不动了，此时枪声已听不见了，除了我们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外，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决定坐下来休息一会，正当我们喘息未定的时候，远处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狗吠声由远而近，显然是鬼子小队也出动了，他们朝我们的方向

来了，我们迅速从地上跳起来援出
 枪刚要跑二条日本军犬向我们扑来
 ，并且从狗来方向的青沙坑中也渐
 之传来日本人的叽哩哇啦讲话声
 ，就在这两条凶恶的狼狗张开血盆大
 口几乎将要扑到我们身上的一刹那
 间，我的两只握枪的手同时扣动扳
 机，只听“叭叭……”二梭子弹打了
 出去，两狗~~重~~应声倒地，接着我们
 向青沙坑从深处跑去，等鬼子气不
 接下气追到了我们刚才休息的地点
 时，我们早已无影无踪了，除地上
 伸直了腿倒在血泊中的军犬外别无
 他物，鬼子气极败坏地朝青沙坑担
 射一阵就撤回去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寇⁴⁴第¹、

所有据点的日，伪军对我冀中平原
进行了，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一扫荡”，由

万日，伪军分头逐村逐户象过梳子

一样搜掠我八路军，县、区、村

干部。敌人~~狂~~扬言：要彻底消灭所

有抗日武装！在敌开始扫荡的同一天，

县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中决定

县里所有党、政、军^政机关全^部代整

为整，分散突围，我县抗联三十多

人会后立即分成二至三人一组，我

和刘君，杨文远两同志一组。当夜

幕降临时我们三人摸到了敌人一支

扫荡¹队附近，此时敌所有¹队均

燃起一堆篝火，利用火光我们可
 看到每堆篝火旁都有二十多名鬼子
 ，枪均抱在怀中，有的呈侧卧状，
 有的呈仰卧状，有的背靠着背或躺
 或坐，有的在大嚼大咽美味食物，
 在他们旁边有两挺挺枪口冲着我们
 的重机枪，每隔几分钟有一敌哨兵，
 每隔十分钟有一敌巡逻队查哨，看
 来从这里突围出去希望不大。我们又
 往东爬了约百米，来到一片坟地，
 我们发现^{这里}有二堆篝火距离较远，而
 且每堆篝火旁仅有十几名伪军，
 枪均支在地上，~~排成~~围成一圈大唱
 大跳，丑态百出，我们决定在这里等
 到夜深人静时突围出去。时间一秒